

★ ★ ★ 劳伦斯经典名著 ★

风靡世界畅销书

嫉

妒

〔英〕D·H·劳伦斯 著

D. H. Lawrence

中国文联出版社

0271282



★ ★ ★ 劳伦斯
 I 561.45 / 44
 中国书店



L. Lawrence

嫉

销书

★ ★ ★

妒

英 D.H. 劳伦斯 著

13/10/44
213

I 561.45 / 44
号数: 02712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嫉妒: D·H 劳伦斯精品选译/(英)劳伦斯, D. H. 著; 肖宜中译.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ISBN 7-5059-0781-6

I. 嫉… II. ①劳… ②肖…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5689 号

嫉妒

书 名	—D·H 劳伦斯精品选译
译 者	肖宜中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仲小川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隆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69 千字
印 张	14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4 次印刷
印 数	8001—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0781-6/I·531
定 价	20.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容提要

美丽的姑娘莎伦与英俊的小伙桑，青梅竹马，走过悠长的、坎坷泥泞的相思路，终于走进了爱的乐园，享受着柔情与甜美。任性放荡的凯丽独钟情姐姐莎伦的情人桑。为了爱，埋下了嫉妒的种子，没有了道德与良心，忘记了骨肉之情。几多痛苦，几度挣扎，终于用她火热的激情和令人倾心的胴体，夺走了姐姐的情人……小说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叫人爱不释手，令人荡气回肠。

目 录

第一部

1. 两姐妹	2
2. 初涉爱河	29
3. 悉尼奇遇	50
4. 裸体模特	81
5. 父亲之死	114
6. “雨魂”骑手	121
7. 别墅之恋	144
8. 雪山欲海	173
9. 不愿做情妇	189

第二部

1. 旧梦重温	200
2. 乱伦	225
3. 绵绵此情	246
4. 欲海横流	261
5. 柔情似水	273
6. 精诚所致	287
7. 同床异梦	309

第三部

1. 妒火中烧	329
2. 魂牵梦萦	344
3. 乘虚而入	377
4. 相聚	412
5.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432

第一部

一 两姐妹

1933年 爱尔兰 莱曼雷克郡

克里格林城堡的石墙经过年深月久的风吹日晒，已经被风化了，城中塔楼在浓雾里或隐或现。克里格林猎场正在迎接这个季节的第一次聚会。在春意盎然的大地上，白嘴鸦的呱呱声在空中回荡，好象欢呼着在这城堡的庭院中年复一年，已经重复数百年的新的一年的到来，现在，在铺有大鹅卵石的小径上，正回响着忙碌的猎狗的吠叫声夹杂着急促的马蹄得得声。

很难相信这已是1933年，这些骑在马上男女猎手们，一些人穿着粉红色的外套，其他人穿着黑色猎服，看起来好象返回到了十九世纪他们祖先的年代。此时，他们已为自己准备了饯别酒，酒装在银白色的高脚杯里，放在托盘上由男仆们托着，他们还款待那些穿着旧外套和惠灵顿长靴的爱尔兰男人。这些爱尔兰人是农场工人，他们将步行跟随这些打猎人。他们站在远离当地贵族和地主的的地方，眼中充满着冬天爱尔兰海狂风暴雨般的烈性。猎手们一边饮着香甜的热酒，一边盯着骑在骠悍马背上的漂亮姑娘，姑娘接受他们那调情的微笑和羡慕的目光，顿时整个聚会充满了沸沸扬扬的私语和说笑，其中他们的主人也在其中。爱尔兰一位高贵的贵族即将和莎伦·范林结婚，此刻她骑着一匹大黑猎马进了院子，头发梳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样式。

“嘿，桑，来这里，”莎伦对骑马站在她旁边的克里格林伯爵桑·弗兰茨说，显然，她需要帮助。

“亲爱的，每个人看着你，那是很自然的，他们都想看看未来的克里格林伯爵夫人，你别担心，相信我，你看上去很漂亮。”桑没有时间说得更多，因为这时猎场的主人走过来迎接他。

莎伦昂起头，眼睛注视着大雾缭绕、此起彼伏的绿色大地，试图平静内心升腾起的紧张情绪。这块土地本来在她一生下来就应该由她拥有而现在却是他们的，她勉强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陌生人的认可对她将来的幸福是必要的。她的面纱遮盖住了她那深邃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这种表情，她在努力造成一种自信的气氛，她戴手套的手紧紧地握住缰绳。她怀疑是否有些人会猜测她是在这世界的另一边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出生的。莎伦的眼光充溢着陶醉和骄傲，目不转睛地看着桑那潇洒英俊的身姿，却没有觉察到桑脸上突然出现的表情。桑看到凯丽·范林骑着一匹栗色马正站在人群的外围，看起来很有些焦躁不安，她此次来到城堡并没有受到邀请。桑马上把视线移开，假装没有看见她。

凯丽驾驭她那不驯服的马，一边试图找到那个女人，据说那女人不久要嫁给克里格林伯爵。当她终于发现莎伦那引人注目的身姿时，凯丽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几年前那个分离的晚上。那天晚上，莎伦坐着飞机远离了家乡，这件事戏剧性地改变了她们两人的生活。她想：聚集在这城堡中享受着贵族特权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她们两人同她们的过去联系在一起，想到这儿她的嘴角泛起了一丝冷冷的笑意。这里的人们知道莎伦和阿米杜的关系吗？知道罗斯玛丽以及发生在莎伦身边的那些秘事吗？凯丽的马在不停地移动着，走到一块挂满露水的草地旁边，有一小群乡下人站在那里，凯丽很难被他们觉察到。凯丽想：一定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赢回这曾经属于她的地方，她坚信这云雾笼罩的大地和森林包括这城堡，都将是她的领地。凯丽看着莎伦下了马，接过了男仆递来的凯丽写给莎伦的纸条。这时，她听见远处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凯丽大吃一惊，转过头来看见是一个女人，她的面孔似曾相识。

“凯丽，你怎么来了？我以为你还在伦敦。听到有关你和马克的消息，我们都很遗憾。”

看到女人面纱后面那因惊奇而瞪圆的眼睛，凯丽的心一下子剧烈跳动了起来。这时，男猎手正用喇叭高声招呼骑手们注意，凯丽因

而没有回答这女人的问话。突然，猎狗吠叫，马群在茂盛的草地上狂吼，接着他们纵马离开了这里，在这城堡村庄的上空，狗吠马嘶声回荡。

那天下午，当猎手们骑向远方森林，莎伦也离开了猎场，她沿着来时经过的小路，疲惫地往家走，水从长满地衣的树木中流出，地面上升起了浓浓的雾气，大地成了灰蒙蒙的一片。莎伦把手伸进口袋，这才突然想起早上她接到的那张未署名的纸条：

“四点，在克里格林庄园附近的废墟城堡里见我，讨论一件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秘密事情……。”

莎伦早已决定不理睬这神秘的“约会”，但是她现在离这废墟城堡很近，以致感到有些惊恐慌乱……

莎伦快马扬鞭，跃过路旁一座低矮的石墙。然后在森林里的小路上骑马慢行，她的眼睛盯着模模糊糊地立在这荒野园中已破损的拱门，它象是一座大房屋结构的骨架。当她从下面经过时抬头往上看，她惊异地发现在拱形的石头上雕刻着一只天鹅和一束白花酢浆草——爱尔兰民族的国花。它看上去象一只手正指示着“莎伦城堡”的入口，一个从小在她的想象中就很朦胧的地方。现在，就要接近约定见面的地方了，她觉得有一种预感，一场竞争将来临，因而全身上下的脊骨里有一种刺痛感。

她骑马朝伟大的范林王朝的古废墟走去，那值得骄傲的王宫现在到处长满了常青藤、台藓，野生的弯弯扭扭的树枝在低矮的天空中交织着。

莎伦下了马，把马拴好，在废墟上向前走去，这时她才真正意识到这里的寂静。当站在大厅的门槛上时，她回想起父亲曾给她讲的那些遥远的故事：盛大的周末舞会，贵族们之间的长期不和，往日辉煌的成就和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小摩擦。她以前总以为：父亲编造了这么些故事仅仅是为了让小孩子们高兴而已。但是眼前这些破损的墙壁突然使她若有所悟，或许这通向天空的楼梯正是那个已经消失的世界的一部分，她想到她还从来没有探究过她自己的过去。

突然一阵得得的马蹄声使莎伦吓了一跳，回顾四周，她看见一个女人穿着猎装，已经站在废墟房子的那边了，她倚着烟囱，点着一支香烟。

“你吓我一跳，”莎伦说，“你是谁？是你给我的条子？”

在她说话时，她心中产生了一种感觉，她或许认识这个女人。

“难道你不认识我？莎伦。”凯丽说，微笑中充满了挑衅。

“凯丽！”莎伦气喘吁吁地说，同时感到震惊，“你在这里要干什么？”

1915年新南威尔士 库尔华达

这是库尔华达的冬天。天已破晓，早上鱼肚色的亮光还没有通过粗布窗帘照进房间，莎伦就醒了，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然后轻轻从床上爬起来，以免吵醒凯丽。当她的脚碰到寒冷的地板时，她本能地弯曲脚趾，这倒不是因为早上天气的寒冷而哆嗦，而是一想起鲍博带着查理和他的朋友桑正在威士波机场回家的路上，心情因激动而哆嗦。

她轻手轻脚地穿上一条灯芯绒裤子和一件防寒运动衫，看到妹妹还在呼呼地睡觉，她很高兴，这将给她一段时间梳理她浓黑的头发，她要使自己在今天早上看起来与往日不同，但又不能让别人看出自己有什么反常。开始，她把稠密的头发盘绕成发髻，然后觉得不满意，无可奈何地又把它变成马尾发型。看起来乱糟糟的，最后她所能做的只是和平常一样梳成辫子。她刚把头发梳理好，凯丽就起床了。

莎伦从十七岁就已经非常注意外表的打扮，可是今天早上，莎伦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妹妹凯丽漂亮，不是因为相貌，而是因为打扮得不入时。她从镜子中看到凯丽铜色的卷发披散在运动衫的上面，一身澳洲流行的时髦打扮。仅仅十三岁，却已有令人羡慕的优美的身段，胸部也比莎伦发育得多。莎伦这时才发现没有把自己打扮成澳大利亚式形象是一个错误。

“快点，要不我们要迟到了。”莎伦催促着。

“不管怎么样，我都能赶上你。喂，你要一杯茶吗？”

“没有时间喝茶了。”

姐妹俩穿上长筒靴，非常兴奋地冲出小屋，门在她们身后嘭的一声关上了。

“过来，我要和你比赛，看谁先到马厩，”凯丽大喊着。

她们大声地笑着，当她们来到马厩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莎伦回头看着凯丽，见她那狼狈的样子，发出咯咯的笑声。一会儿，她们将马鞭及马具都收拾好了。

“咱们走吧。”莎伦不耐烦地喊着。

当她们听说查理就要从英国回来，心里非常激动，想象着见到他时那激动的场面。

当他们奔跑着经过大房子的时候，莎伦看到玛丽——库尔华达庄园的女主人，正站在走廊上，向骑马经过的姑娘们挥手。她和庄园里所有人一样正期待查理从牛津归来。他是她三个儿子中的老大，也是她最喜欢的儿子。凉风拂面，莎伦回头盯着那杂乱无章、用巨大的古木造成的低矮的白色房屋。在她的印象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同它相比。

前面就是库尔华达巨大的牧场，放眼望去，牧场向远方延伸。牧场上羊群结队，从远处俯视就象片片白云点缀在无边无际的绿色大地上。牧场工人黄昏就已聚集在这里，她们的父亲也可能就在其中。莎伦两眼死死盯着山丘间那条伸向远方的小路。忽然，她看见一辆车颠簸着朝库尔华达方向驰来，车后扬起浓浓的灰尘。

“他们在那儿——他们回来了！”凯丽欢呼着，叫喊着，她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骑马朝前奔去。

在车里，查理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就象鸟儿又回到了大自然。

“嘿，你想象我们的庄园和牧场会是怎样？”他问座上的年轻人。

“它一定很大。”

桑·弗兰茨伯爵这样回答。查理和他的父亲鲍博都笑了。

桑从侧面看看鲍博，饱经风霜的脸上棱角分明。高大魁伟的身材是典型的澳大利亚男人的形象。虽然在这一带，他拥有最富有和最古老的牧场，但鲍博的手就象伐木工人的手一样粗糙结满老茧。

“好象你们专门组织了欢迎会。”鲍博说，朝刚来到车旁，骑在马背上的人点点头。

凯丽拼命地朝汽车方向奔驰过去，一点也不理会后面莎伦的叫喊声，莎伦在后面边跑边喊着。

凯丽奔跑着，终于赶到了汽车旁边，她朝车上那年轻人边挥手边甜蜜地微笑着，她猜测那年轻人一定是桑·弗兰茨伯爵。

车里，查理和桑被那些赛马背上的姑娘强烈地吸引住了。查理模模糊糊还记得那个正和凯丽赛跑，长长的黑发在风中飘扬的姑娘是谁。

“你永远不会知道她们之间的关系。”桑说。

“她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对吗，爸爸？”查理问。

“是的，”鲍博点点头。“她们的父亲在和凯丽母亲结婚前，和从新苏格兰来的本国妇女勾勾搭搭。正如我告诉你的，莎伦是位很好的姑娘，而凯丽却是个真正的捣蛋鬼。”

桑被姑娘们迷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和凯丽相比，莎伦毫无表情地注视前方，给桑的感觉是她从来没有朝这方向微笑过。

“查理，那活蹦乱跳的一头淡红色头发的姑娘比我离开时变化大了很多。”鲍博说，“十三岁的小女孩长得跟二十三岁的大人一样成熟。”

“妈妈写信告诉我，凯丽曾赢得多次赛马冠军。”

“那是真的！凯丽每次都能很好把握自己——”

“我的天哪——那姑娘掉下来了。”桑打断他们的对话，惊叫起来。这叫声使鲍博条件反射似地踩住刹车，车咔地一声停住了。

“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的。”鲍博气愤地说。

急刹车时卷起的灰尘一会儿遮住了他们的视线，当灰尘散去时，他们看到莎伦那已无人骑的马肆无忌惮地狂奔着。

一会儿凯丽意识到车没有和她并行，当她回头时，惊奇地看到一个男人从车里冲出来。查理箭步向前，跃过围场，去抓住狂奔着的马的缰绳。同时，鲍博看到一个象帆布背包似的东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凯丽看到这一情景，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凯丽的心怦怦直跳，惊恐万分。她返回来，到围着莎伦的人群中，这时，查理牵着那匹马向她走来。

“嘿，把它牵回去。”

这里已没有欢呼，也不存在迎接时的欢声笑语，凯丽看了一眼查理，他已从一个不成熟的小孩变成了一位真正的男子汉。而查理正不高兴地盯着她。

“等一会儿，我有话要对你说。”鲍博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大声地对她说。

他们三人把莎伦轻轻放在车的后座上，然后三人挤在前座，驱车前去，车后扬起云雾般的尘土。凯丽站在路旁，一种被羞辱的感觉使她的泪水顿时喷涌而出，顺着脸颊往下淌。她噙地一下，拽了一下莎伦那匹马的缰绳，骑马快步向家跑去，心里念道：莎伦死去吧，永远从这世界上消失。

当莎伦清醒过来时，怎么也想不起她怎么会躺在这寒冷阴暗的房间里。她的头痛得难以忍受，当她想仔细看看房间时，顿觉天旋地转，渐渐地她感觉到有一双充满关怀的眼睛在注视着她。

“现在不要动，也不要说话，亲爱的，静静地躺着，一切都会好的。”玛丽轻轻说着，同时摸摸她冰凉的手，又摸摸她的额头。

“玛丽——医生来电话了，我想你应该和他谈谈。”门外传来鲍博的说话声。

“我就来。我一会儿回来，莎伦，记住，现在必须静静地躺着。”

她点点头，慢慢地仔细打量起这房间来，厚厚的窗帘遮住了光线，她听见身边有一个闹钟正嘀哒作响，这轻微的响动使她的头都觉得眩晕。

“我想你还要忍受一会儿，”玛丽说，“你是个很幸运的姑娘。”她

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略带安慰地说：“瓦克大夫说根据你的感觉，你必须在床上呆四十八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他很快就来。”

“都是因为我，把事情弄糟了，玛丽。”莎伦轻轻说。

“够了——那是偶然事件。总之，你不要担心，好好休息，保持安静。我担心脑震荡使你一点点东西都不能吃，不过今天晚上，你可以吃点牛肉片试试。”

当她昏昏欲睡，刚要进入梦乡时，莎伦突然想起桑·弗兰茨那纯正的英国口音，这使她又清醒过来。当她正试图再回忆那甜美的声音时，她睁开眼睛，似乎发现一双满怀关切的纯蓝色的眼睛正看着她。

不知何时，莎伦睡着了。

第二天，钟声把莎伦从梦中唤醒：她不知道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她突然想起她怎么睡在这么柔软的床上。这时有人敲门，“请进。”她回答，心想一定是玛丽看她来了。

门开了，她惊奇地发现桑·弗兰茨正小心翼翼地托着放满碟子的盘子站在门口。

“我被指派给病人送吃的来了。”他声明道，面带迷人的微笑。他把盘子放在床边的桌子上，从他那笨手笨脚的动作可以看出他不习惯侍候别人。

被敏感的自我意识所驱使，莎伦观察着他的每个动作，他把她头下面的枕头竖起来，将托盘放在她的面前，同时把一块精致的餐巾展开，递过去。

“我希望你有一个好胃口，希望你多吃一点，这是玛丽的指示。”

“我突然感觉我有点饿了。”她点点头，轻轻地说。

“噢，顺便说一下，我还没有正式自我介绍呢，我叫桑·弗兰茨。”

“我叫莎伦·范林。”

“至少你还没有失去你的记忆。”他跟她开着玩笑。莎伦也禁不住羞涩地格格笑起来。

“我呆在这里陪你，你介意吗？”

“不，当然不会。”她躺下，她已无食欲，当他在她旁边的床沿上坐

下时，她感觉好多了。

第一次见到桑时，并没有给莎伦留下什么印象，但现在这一切都已改变。他那典型的英国式的脸盘更增添了他的魅力。她发现自己在盯着他的嘴，他的嘴唇很富有性感。她仿佛滋生着一种感觉，他的嘴正在亲吻她。想到这她顿觉耳根发热，满脸通红。心想他一定是猜测到了她心中的秘密。她抬头看着他，发现他也正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她。

“你感觉如何？”

“非常好，感谢你给我送来吃的。”

“你从马上摔下来。我看见了，你知道，我亲眼看见你摔在地上。”

“我平常从不掉下来的。”她说，试图证明这只是偶然发生的事。

“你们骑马跑得很快。我想如果换了别人情况会更糟，我知道至少我不行。”

“鲍博是不是很生气？”

“没有，只是很担心，你吓了他一大跳。”

“如果你看到我妹妹凯丽，告诉她不要为我担心。”

“我会的，我想这可怜的姑娘会遭到鲍博的责骂。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的错。查理说她有点胆大妄为，也许这次给了她一点教训。”

她盯着他，一点也不觉得尴尬。短暂的交谈使她觉得有点相见恨晚，他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点，因为他离开了床边，来到床边的桌子旁，盲目地拨起电话来。

“如果你吃完了，我把盘子拿走了。”

“谢谢！同时请代我谢谢玛丽，太好吃了。”她说。

他看到她躺下，黑色的头发撒落在枕头上，她穿一件经过修饰的睡衣，她那细长的手腕娇嫩而好看，丰满的嘴唇紧闭着。

莎伦看着他离开，走到门口时，桑停住了，回头看着她。

“你知道吗，躺在床上，你看起来真可爱。”

莎伦回想起他的这些话就不免觉得有点可笑，他真的象他说的那样认为吗？她相信不管现在还是以前她看起来并不可爱，但是对他

的恭维，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高兴。

后来，她高兴地看到玛丽走进来。从玛丽的身上，能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一点，深深地吸引着她，这种感觉自三年前莎伦在库尔华达等待他们的到来，第一次见到她时就产生了。玛丽一直想有个女儿，因而对范林家中的女孩都很好。特别是对莎伦。玛丽一生饱经风霜，善良而乐观，是生活的强者。

“没有发烧，”她从莎伦口中取出体温计，看了看说，“好象大脑没有受到损伤，但脸一定是受伤了。”她把手指放在莎伦柔软的脸颊和额头上来回地揉搓着。“我去取一块牛肉片放在上面。”

“那真的能起作用吗？”莎伦说，她对把牛肉片放在脸上治愈伤痛感到好笑。

她把莎伦的头发梳理到后面，我说，“你的头发象这样看起来很漂亮，你为什么老是在后面梳成辫子？它看起来一本正经的。”

“噢，它看起来一团糟，爸爸从来不让我梳成这样。”她叹息道。

在玛丽走后不久，莎伦听到门边有脚步声，她的心开始怦怦跳起来。也许桑又回来了。但代替桑的是自己的爸爸那高大的身影。

“嘿，嘿，夫人听见了吗？莎伦床边没人。”布莱德高兴地叫喊着。

莎伦根据父亲说话的声音就能知道他是否喝酒了，对此她感到羞愧。当她得知他今天没有喝酒，心情很好时，心中轻松了一点。

“嘿，这里一切很好，玛丽正细心照顾你，我就放心了。”

找来一把椅子在床边坐下，他严肃地看了她一会儿，当他看到她那张躺在枕头上的脸显得比以前消瘦时，眼睛里显出激动的神情。“你疼吗？”他喃喃咕咕地说，握着她的手，显得有点不安。

“躺在床上，我感觉很好。”莎伦注意到他既没有换靴，也没有换衣服，他是直接从羊棚过来的。

莎伦想，很难想象，同一个人，在喝醉酒时在厨房乱推桌子和椅子，现在却能心平气和地和她交谈。显然有时他发脾气好象直接是针对这不公平的世界，但凯丽和莎伦总是生活在这种恐惧的气氛中，就好象有一只野兽藏在她们中间。

当他讲述一天来的琐碎小事时，布莱德发现躺在床上的女儿显得烦躁不安。这使他想起了她的母亲菲兰克斯。莎伦以前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看起来那么象她的母亲。她那美丽的、浓密的黑发，她那把手放在宽大床上的姿势，这些又唤起了他那强烈的激情。在他的生活中，还没有其他的女人象菲兰克斯这样能唤起他的强烈感情。现在，过去的一切好象在莎伦的身上重又复现了。他不常想起菲兰克斯，而每当他想起她时，布莱德就借酒浇愁。

“凯丽在哪里？”莎伦问。

“她没吃晚饭就睡觉了。听玛丽说你醒过来了，我就直接来这里看你了。我回去后，一定好好教训她。”他忿忿地说。

“爸爸，请不要惩罚她，不是她的错。”当莎伦想起身时，顿时又觉得她的头昏昏沉沉，只好又躺倒在床上。

布莱德关切地看着她。“女儿，现在，你不能激动。这是玛丽告诉我的，她跟你说了吗？”

看到他那坚毅的神态，莎伦知道已没有方法说服他使凯丽免遭惩罚。凯丽总是和他顶嘴，因而常常惹他生气发怒而遭他的打骂，不管莎伦怎么哭求也无济于事。

布莱德深情地向莎伦道别，走出房间，忽然他看见在大厅入口处走廊尽头站着一位陌生人，布莱德从侧面瞟了一眼他那傲慢的形态就知道他是谁了。

“该死的，怎么碰上他了。”布莱德轻声嘀咕着，如果不来看望莎伦，这事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您好，我是桑·弗兰茨，您一定是莎伦的父亲吧。”他伸过手来要和布莱德握手，但布莱德不理睬他。“先生，对您女儿的不幸，我深表遗憾。”

这一声“先生”倒激怒了布莱德，但马上他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强压住心中的怒火。

“我相信莎伦马上就会好的，先生，这里不会有什么事的。刚才我看她精神很好。”